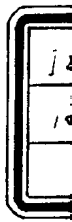


057934

12928
1022

统一书号: 11103·148
定 价: 0.73 元



韩世忠大战黄天荡

马允伦 马邦城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插图 盛元富
封面设计 池长尧
责任编辑 何梦祥

韩世忠大战黄天荡 马允伦 马邦城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杭州武林路125号

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 字数126,000 印数0,001—4,000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1103·148

定价: 0.73元

目 录

武灵王振国兴邦·····	1
王翦挥军灭楚·····	20
班超立功西域·····	41
邓艾奇兵袭蜀·····	63
孝文帝迁都改制·····	79
郭子仪单骑见回纥·····	103
韩世忠大战黄天荡·····	119
左光斗慧眼识英才·····	139
夏完淳痛斥洪承畴·····	155
施琅渡海克台湾·····	169
后记·····	185

到黄华山下。一路上，武灵王深虑国事，常常食不甘味，夜不成寐。

那年头，中原各国都竭力扩展自己的势力，吞并邻国的土地，战争连续不断。赵国东面紧挨齐和中山，北面连着燕和林胡，西面有秦和楼烦，南面跟韩接壤。它在建国之初，国力也还强盛，邻国自然不敢覬覦。但自从武灵王的祖父赵成侯当国执政以来，国势渐衰。到了父亲赵肃侯时，更是国土日蹙，每况愈下了。连小小的中山，也在齐国的支持下，屡次兴兵犯境。特别是西邻的秦国，经过孝公任用商鞅，实行变法，国家日益富强，已三次大败强大的魏国，对赵国形成了严重的威胁。

武灵王是个有眼光、有胆识的君王，他知道要对付强秦的威胁，首先得平息林胡、楼烦的扰乱，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。

这次巡视，武灵王已经发现了赵军的弊病所在。连日来，他苦思冥想，认为改革军制实在是势所必行的当务之急，但是究竟应该怎样改革呢？却又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。昨天，他听一位边关守将讲到胡人（古人对少数民族的泛称，这里指林胡、楼烦）的优越之处：他们的装束不同于中原，都是窄袖短褂和贴身长裤；腰系皮带，脚套皮靴；军队都是骑兵，来去迅疾，出没无常，并且善于在马上弯弓射箭，更增添了战斗威力。赵军虽然人数众多，武器装备也胜过胡人，却惯于车战和步兵作战，行动缓慢，且又呆板，遇到高低不平的地形，战车更是进退维艰。加上赵军穿的是宽衣大褂，作战时不免碍手碍脚。对比之下，自然要相形见绌了。因此，赵军对胡人突如其来的进攻，往往显得束手无策，防不胜防……

听着听着，武灵王脑海里不觉闪出“胡服骑射”四个字来。眼前一亮，茅塞顿开。他想：“我何不用此四字来改革赵国的军队呢？”于是今天一早，便急不可待地邀请肥义、楼缓上山计议大事来了。

此刻，三个人已站在高山之巅。只见东方的一轮红日正喷薄而出，冉冉上升。四周连绵不绝的岗峦，被艳丽的朝辉照得金碧璀璨。俯瞰山下，黄河以其磅礴的气势，正扬波掀浪，向南奔泻而去……

三个人好久没有说话。他们的心都陶醉在这雄伟秀丽的景色之中了。

“多么壮丽的河山啊！”肥义忍不住大声赞叹起来。

“是啊！山河壮丽，令人心醉。”武灵王不胜感慨地说，“可是，咱们赵国如今国力衰微，倘若再不思振作，励志图强，这大好河山，恐怕就要沦入他人之手了！”

武灵王的慨叹，引起了肥义、楼缓内心的感触，使他俩紧蹙双眉，陷入了深思。这时，武灵王又殷切地对肥义、楼缓说：

“寡人今天特邀二位上山，是想听听你俩的意见，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办法，才能解救国家的燃眉之急？”

肥义、楼缓一时不知所答。敏感的楼缓以机警的目光打量了武灵王一眼，便以试探的口气说：

“臣见大王一路上闷闷不乐，而今天早晨竟愁眉舒展，兴致勃然，还特意邀臣等上山观览，看来大王已有宏谋在胸了。臣愿先闻大王的高见。”

“哈哈，好一个机敏的楼缓！寡人的心思被你一猜便中。”武灵王拈须大笑，“我眼下倒真的有了一个振国兴邦的好办法

呢！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肥义、楼缓急切地问。

“办法很简单，合起来不过四个字，就叫做：‘胡——服——骑——射——。’”武灵王拖长声音，一板一眼地说。接着，他兴奋地坐在一块磐石之上，详细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……

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。当太阳爬上了头顶时，三个人都感到腹内饥肠辘辘，这才边说边笑，满面春风地下山了。

二

赵武灵王回到国都邯郸已经三天了。大臣们不免奇怪：这位平日一贯勤于政事的君王，这次视察回来却一反常态，既不上朝理政，也不召见文武大臣，终日躲在深宫之中，闭门不出，也不知他在搞些什么。只有肥义和楼缓两人倒挺忙碌的，从宫廷中进进出出，行动显得十分诡秘。

到了第四天，众大臣才接到武灵王金殿召见的通知。

此日早晨，文武大臣们肃衣整冠，纷纷乘车来到王宫。当大臣们跨上金殿的台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奇事出现在眼前：武灵王和肥义、楼缓君臣三人，竟然穿起胡人短褂窄袖的衣服上朝来了。

金殿上就象烧滚的油锅里泼进了一瓢冷水，一下子炸开了。许多大臣激动地议论起来：

“大王怎么穿起这种奇形怪状的胡服来了？”

“堂堂赵国国君，竟穿夷狄的服装，成何体统！”

“大王身穿胡服，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和文武周公以来的礼仪，丢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武灵王好不容易才压住下面的一片喧哗。他润了润嗓子，把最近巡视边境的情况以及改穿胡服的好处和意义，向大家宣讲了一通。最后他大声宣布：

“为了振兴赵国，从今以后，朝中文武官员一律改穿胡服；并且要从上到下地推行到全国去。”

武灵王虽然慷慨激昂，讲得振振有词，但大臣们哪里听得进去！他的话音一停，下面又响起一片叽叽喳喳、愤慨不满的声音。

原来，当时汉人居住的中原地区，文化一直比较先进，使汉人错误地认为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样样落后。现在，武灵王居然要仿效他们，大臣们感到很不服气，甚至感到受了污辱。

大臣中的赵王家族赵文、赵过、赵造等人，一向拥护武灵王，很受器重。这时，武灵王把目光转向他们，希望这几个人能站出来讲几句话，支持自己。但他们此刻也是昂首而立，满面冰霜，缄口无言，内心的不满，显而易见。一个名叫周绍的大臣，更是盛气凌人地指着肥义的鼻子说道：

“你是先朝老臣，又身居辅相的要职，眼见大王破坏礼义，非但不加劝阻，反而在旁怂恿，推波助澜，这象一个国家的栋梁、社稷的重臣吗？”

肥义微笑着正要辩解。不想就在此时，武灵王的叔父、白发苍苍的公子成，突然从朝班里站了出来。他面带怒容，踉踉跄跄地跨前几步，冲着武灵王高叫：

“我们都是黄帝子孙，怎么可以离宗忘祖，改穿夷狄的服装？如果大王执意仿效胡人，老臣万万不能从命。情愿弃官为民，告老回家！”

说罢，也不等武灵王开口，便把宽大的袖子狠狠一甩，风风火火地径自离开了金殿。

公子成年高德劭，在朝中甚孚众望。他这一走，有的摘下官帽，有的脱掉朝服，七嘴八舌地叫嚷：

“臣等宁肯弃官不做，也不愿身穿胡服！”

看到这种乱哄哄的场面，武灵王又气又急。他仰面长叹了一口气，只好挥了挥手，宣布退朝。

夜幕早已低垂，静谧的宫院仍旧是黑洞洞的，因为武灵王不让侍卫点上蜡烛，他要静静地思虑对策。一会儿，月亮升起来了，把窗外一丛翠竹的影子，斑斑驳驳地洒在帘子上。

室内，武灵王正在来回地踱着方步。侍卫掀起帘子，通报说：

“肥义、楼缓二位大人求见。”

“快，快请！”武灵王连忙回答。

肥义、楼缓进来后，面对武灵王坐了下来。素来心直口快的楼缓开口便道：

“臣在黄华山上就说过，此事就怕朝中的一些元老反对。果然不出臣之所料，今天，公子成暴跳如雷，才使得朝中文武竟敢如此放肆。如果不向公子成问罪，又怎能制止众人的非议呀？虽说他是大王的叔父，我看也姑息不得！”

“不！话可不能这么说。”肥义不以为然地说，“公子成虽然守旧，但他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强国富民。现在只不过是对改穿胡服看不惯、想不通，有抵触罢了，岂可随便对他加罪呢？我以为此事只能以理服人。只要公子成和大臣们的思想搞通了，就不难带动朝野上下。大王您说对吗？”

“是不能完全怪罪于他。”武灵王点头表示赞同，但又焦急地说，“我担心的是改革之事，刚刚开始，就闹得这个样子，接下去又该怎么办呢？”

肥义坚定不移地说：

“常言道，创大业的人，不可犹疑不决，优柔寡断，否则，便会一事无成。古时的圣贤如虞舜、夏禹，不是也吸收和推广过苗、倮等族风俗之长的吗？但也免不了要经过一番周折。革故鼎新，从来就不是一件易事，不可能一帆风顺。只要坚持到底，何愁事情不成功呢！”

“对，对！”楼缓也急急地插言，“只要经过尝试，让大家都亲身体会到胡服骑射的好处，那么，反对我们的人也会逐步转变过来的。到那时候，看公子成还有什么话可说！……”

“对公子成，我们也要尽一切力量说服他才好。”肥义接过楼缓的话头说，“有了他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的支持，事情就会好办得多，阻力也就会小得多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想叫公子成这块顽石开窍，我看这又谈何容易！”楼缓表示怀疑。

武灵王默默地思索了一阵说：

“肥义说得有理，应该说服公子成。我很了解我的叔父，虽说他脾气倔了点，但秉性豪爽，喜欢直来直往。对朝廷更是赤胆忠心，巴望国家强盛。这一点，跟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。只要说清道理，讲明利害，相信每一个深明大义的人，都会以国事为重的。”

楼缓不再吭声了，显然他已觉察到自己对公子成的看法过于偏激了。接着，君臣三人便商量起以后的步骤来。

三

君臣计议停当。第二天，武灵王特地派王孙谏去探望公子成。

王孙谏也是朝臣中支持“胡服骑射”改革的一个。他与公子成平日情投意合，堪称忘年之交。也许是对“胡服骑射”的政见不同吧，这一天，王孙谏登门拜访，平时热情待客的公子成一反常态，脸上冷冰冰的，勉勉强强寒暄了几句，就再也一声不响了。

王孙谏好不难堪。他深知老头儿的脾气，不敢造次，只好没话找点话说，想借此缓和一下气氛。但公子成还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架势。王孙谏不时地去膳房中那架计算时间的漏壶，巴不得老头子早点发一顿牢骚，他好乘机开导一番。可是老头子却始终一言不发，使得他焦急万分。最后，他实在熬不住了，只好起身走到公子成的面前说：

“一家之事，要听父母的；一国之事，要听国君的。你是国君的长辈，理该作出表率，服从国君的命令。大王仿效胡服骑射，旨在富国强兵，这又有什么过错呢？现在他一心想借重您老人家的威望，号召全国臣民，来共振赵国，难道您竟要使他失望吗？……”

不料，王孙谏话未说完，就被公子成给截断了。他没好气地说：

“我早就知道你今日是来给大王做说客的。现在不妨请你转告他，我们赵国是以圣贤之道教诲臣民的国家，是礼乐所施行的地方。大王要想反古之教，易古之道，逆人之心，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，老夫决难从命！”

说罢，他对王孙谋一摆手，说了个“请”字，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。

大门“砰”的一声关死了。王孙谋见无法转圜，只好快快地离开，向武灵王复命去了。

武灵王好象对王孙谋此行已有所预料，于是他亲自出马，去找公子成谈心。当来到公子成的府第时，公子成正席地坐在案旁生闷气哩。侍从进来通报：

“大王驾到。”

公子成急问：

“大王穿什么衣服？”

“胡服。”

“哼！”公子成脸色骤变，愤愤地对侍从说，“快去传话，就说我这里从不接待夷狄之君。要跟我相见，先脱掉胡服再说！”

“喝，好大的架子！”一腔怒气直冲武灵王的胸膛。他想自己是一国之君，怎能受臣下如此奚落。正要转身回宫，忽然心中又转过一个念头：事关变革，岂能一碰钉子便要回头！于是他强忍怒火，径直进入公子成的府第。

公子成见武灵王大步进来，这才不得不起身向前，行了君臣之礼。接着，他便拉长面孔，淡淡地说：

“老臣一看到大王这身不伦不类的打扮，就感到恶心。我没有什么好说的！大王……还是赶快请回吧！”

公子成未等武灵王开口，就想撵人。这种冷遇，对已当了十八年国君的武灵王，还是第一次呢。但武灵王还是不顾公子成的白眼，用家人的口气，委婉地说：

“叔叔，您就耐耐性子，先听侄儿说几句吧。虽说您是长

辈，但侄儿我毕竟是一国之主，您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侄儿呀！我下令朝臣改穿胡服，您带头反对，当着众大臣的面给我难堪。这且不说，今天侄儿亲自前来计议，您又下了逐客令。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，不是太过份了吗？”

公子成说：“你虽是一国之君，如果你的政令正确，我当然拥护。但对错误的政令，我不能不反对，否则就对不起列祖列宗，也对不起你！”

他抱着成见，仍旧唠叨个不休。

武灵王一直等到公子成肚子里的话都倒完了，这才心平气和地把自己为什么要搞“胡服骑射”的道理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最后他说：

“咱们赵国当然是礼义之邦，但改革服装，学习骑射，并不等于否定了礼义。何况礼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赵国近几十年来，一直受到邻国的欺侮，全国没有一个人不感到蒙受奇耻大辱。我之所以要更易服装，学习骑射，就是为了励精图治，洗雪国耻。秦国因为商鞅变法，才使国力日强，称雄于世。咱们赵国为什么不可用胡服骑射来振兴国威，加强国防呢？您老人家也太拘泥于成规了，连改变一下服装，加强骑射训练都要反对。难道叔父就不想让我们赵国兴旺发达，繁荣富强了吗？”

这一席话，深入浅出，真挚诚恳，深深地打动了公子成的心。他沉思良久，觉得武灵王说的句句在理，倒是自己目光短浅，错怪了他。

公子成就是个直筒子脾气。思想一转过弯来，态度立刻也变得和蔼可亲了。他感慨地对武灵王说：

“胡服骑射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，那你为什么不在金殿上

向大家说清楚呢？”

“昨天不是也这样对大家说的吗？”

“唉！唉！”公子成连连叹息，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，“当时只怪我性子太急，一看见你和肥义、楼缓那副模样儿，就怒气填膺，你的话，我连一句也没听清楚呀！”

说到这里，公子成满腹惭愧。他歉疚地对武灵王说：

“我年老昏愤，不识大体。回想昨天的举动，真是懊悔不及，羞愧难当啊！”

武灵王见公子成思想有了转变，便趁热打铁，恳切地说：

“您老人家既然想通了，那就望您助我一臂之力，以身作则，马上带头改穿胡服吧！”

“好吧！”公子成爽快地一口应允，“振国兴邦这是好事，老夫当仁不让，义不容辞！现在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咱们叔侄俩本是同心同德的啊！”

说服公子成竟然这么顺利，这使武灵王喜出望外。他立即吩咐自己的随从：

“快把带来的包袱递上来！”

武灵王双手捧着包袱，郑重其事地把它交给了公子成。公子成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套崭新的胡服。他冲着武灵王会心地大笑起来：

“好哇！你连这个都带来了。”

四

受到阻挡的急流，一旦冲破障碍，就会一泻千里，变得势不可挡。自从老臣公子成穿上了胡服，并且到处宣传“胡服骑射”的好处，使许多反对派也改变了态度，都跟着穿起胡服



来。周绍等几个最守旧的大臣，也因大势所趋，不再吭声了。

改革雷厉风行。在满朝的文武百官脱下长袍大褂，换上胡服之后，武灵王进一步向全国百姓发出号召。于是赵国从上到下，都穿起胡服来了。

开始时，大家还有点不习惯。但胡服装束简朴，灵便合体，比起原先的宽袍大袖来，毕竟轻捷利索。不论走路、做事和参加劳动，都方便得多了。时间稍稍一长，大家打心眼里感到这个改革改得好，反说原来的衣服袖子长，腰身肥，下摆大，实在碍手碍脚。

胡服风行全国后，接着，武灵王又着手实行第二步，即改革军队的训练。

每天天色微明，邯郸郊外的平原上，便出现一支马队，进行骑射训练。邯郸的百姓听说大王正在亲自训练骑兵，感到既新鲜又振奋，经常扶老携幼，拥到郊外观看。他们看到身手矫健、往来如飞的骑兵，纷纷啧啧称赞：

“有了这么英勇善战的将士，咱们赵国再也不愁邻国和胡人的侵犯了！”

这一天，武灵王又率领一批将士来此操练。

鼓角齐鸣，马蹄哒哒。但见黄尘滚滚，遮天蔽日。将士们忽而腾身上马，忽而蹬里藏身；有时又搅成一团，刀来枪去，练习马上的对打刺杀。

箭靶摆好了。武灵王率先射的，他驭马飞奔，看看离靶百步左右，便在马背上左手持弓，右手扣弦，“嗖”的一声，那支飞箭不偏不倚，正中红心……

周围立即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喝采声。接着将士们也象

武灵王那样练习起骑射来。

训练结束后，武灵王虽然有点疲惫，但内心却充满着无比的欢乐。

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，武灵王终于训练出一支勇猛强悍，能骑善射的骑兵部队。胡服骑射这项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功。

武灵王怀着恢复故土的决心，亲自统率这支经过严格训练的骑兵，向中山国发起了进攻。大军长驱直入，一举攻下了原阳。

武灵王为纪念这一胜利，便把原阳改名为骑邑，并且果断地决定将所有的战车部队，一概改为骑兵部队。车骑将军牛赞思想一时转不过来，对武灵王谏诤说：

“臣以为没有百倍之利，不可以移俗；没有十倍之功，不可以改制。大王废弃战车，大兴骑射，只怕会得不偿失啊！”

牛赞是个忠直勇敢的猛将。他一向镇守边关，对国中改革关心不够。武灵王并不求全责备，而是耐心地对他说：

“你的意见着重在慎重二字，虽有一定的道理，只是过于慎重，不免贻误时机。而今的战争已不同于古代，一切要随势而变。比如胡服骑射，不仅平地作战能发挥威力，山地作战更是胜过战车，理应倡导推广。如果以为车战是我熟悉的，骑射是我所不精通的，而仍抱着战车不放，那么赵国抵御强敌，收复失土的宏愿，就将无法实现了！”

牛赞终于被说服了。他也很快地带领士兵练习骑射。此后，他为赵国攻城陷阵，夺回了被中山占领的全部土地。

从此，赵国国力日益强大，声威大振。不到十年，便先后灭中山，克林胡，平楼烦，开拓了上千里的疆土，成为“战